

人类的居所

——房屋的起源和演变

[英]斯蒂芬·加得纳 著
汪瑞、黄秋萌、任慧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10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居所:房屋的起源和演变/(英)加得纳著;汪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悦读时光·人文探索)

ISBN 7-301-11114-2

I. 人... II. ①加...②汪... III. 住宅—建筑史—世界 IV. TU-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927 号

THE HOUSE : ITS ORIGINS AND EVOLUTION by STEPHEN GARDINER

Copyright © 2002 by STEPHEN GARDINER

All photographs without the credit of a photographer are by Stephen Gardiner.

All drawings, plans and diagrams by Joan Scot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STABLE & ROBINSON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人类的居所——房屋的起源和演变

著作责任者:[英]斯蒂芬·加得纳 著 汪瑞 黄秋萌 任慧 译

责任编辑:谭 燕

标准书号:ISBN 7-301-11114-2/G·195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0.25印张 283千字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jfd@pup.pku.edu.cn

同一作者的其他著作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Le Corbusier

Epstein : Artist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Death Is an Artist

Kuwait : The Making of a City

Elizabeth Frink

致 谢

我非常感激下列人员在成书过程中所给予的意见和提供的资料：

伊恩和艾特莱内·贝克(Ian & Etrenne Baker)、H. T. 卡德布里·布朗(H. T. Cadbury-Brown)、隆娜·布里特·克里斯坦森(Lone Britt Christensen, 丹麦大使馆文化参赞)、希拉里·克拉克(Hillary Clarke,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出版社)、查尔斯·科雷亚(Charles Correa)、奥立佛·考克斯(Oliver Cox)、路易莎·克里德(Louisa Creed)、杰弗里·达克(Geoffrey Darke)、约翰·多纳特(John Donat)、罗伯特·埃尔韦尔(Robert Elwell,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彼得·格莱斯威尔(Peter Gresswell)、马丁·哈顿(Martin Hartung)、尼古拉斯·莱西(Nicholas Lacey)、理查德·拉文斯坦(Richard Lavenstein)、彼得·马歇尔中校(Commander Peter Marshall)、莱昂纳德·梅纳西(Leonard Manasseh)、里克·马瑟(Rick Mather)、玛丽·莫勒(Marie Møller, 丹麦大使馆新闻官员)、伊达尔戈·莫亚(Hidalgo Moya)、蒂姆·尼克尔森(Tim Nicholson)、爱德华·波特(Edward Potter)、杰弗里·鲍威尔(Geoffrey Powell)、菲利浦·鲍威尔爵士(Sir Philip Powell)、艾伦·鲍尔斯(Alan Powers)、马丁·理查森(Martin Richardson)、琼·斯考特森(Joan Scotson)、理查德·谢泼德爵士(Sir Richard Shepard)、赫伯特·泰勒(Herbert Taylor)、约翰·伍重(Jørn Utzon)、德里克·沃克(Derek Walker)、萨姆·韦布(Sam Webb)、海德·韦伯(Heidi Weber)、安东尼·惠斯肖(Anthony Whishaw)。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
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
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

——艾略特《焚毁的诺顿》^①

^① 译文参照《情歌、荒原、四重奏》，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

献给菲利浦·鲍威尔

这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像人类的单体房屋的建构一样,本书关注的是人类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传统、习俗和材料的约束下产生的相异的本土建筑风格中发现一种美的秩序。对这一秩序的每一种发现都导致了建筑结构的巨大差异,但实际上,建筑不过是围绕着你的背景、支撑着你的地面和庇护着你的屋顶。

——斯蒂芬·加得纳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概述.....	(1)
第二章 实体	(19)
第三章 框架结构	(39)
第四章 花园	(67)
第五章 寂静的中心	(83)
第六章 生命是一只野兽	(100)
第七章 拼图.....	(116)
第八章 肯定之否定.....	(134)
第九章 统一的构架.....	(148)
第十章 机器.....	(173)
第十一章 曼荼罗.....	(193)
第十二章 时尚的年代.....	(234)
结 语 过去 现在 未来.....	(252)
参考文献.....	(289)
译名对照表.....	(297)
后 记.....	(313)

丨 前 言 丨

像彼得拉克(Petrarch)看到的那样,14世纪的意大利存在着一种危机——愚昧和狭隘将人类的自由排除到感知世界之外,彼得拉克将这种自由与对自然的理解联系起来。但为了揭示生活的真实性,必须获得过往经验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回溯到了希腊时代,并通过这一方式获得了引发文艺复兴灵感的眼光。帕拉第奥(Palladio)是另外一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艺术家。他为了搜集古典时期的知识,在危险时期穿行于峻峭的山脊,西方建筑的秩序便是源自他设计的房屋。而19世纪末期的唯物主义则导致了人类自由的另一次危机。领导了20世纪建筑运动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面对唯物主义的时候,发明了创造性的方式去解决人类的问题。他接受并回归到希腊的原则,探究其背后存在的观念。因此,出现了一种格局:通往知识的道路不断延伸,人类对于智慧的探寻也不断深入。前方有越多的艰险,对于源头的探究就变得越重要。我们的反省和回溯都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所有有教育意义的现代思索都存在着这样的类似状态:智识而不是知识是人类的目标,寻求智识的道路也许在我们探究生命的奥秘时就已经开始了。本书的目的便是为了彰显我们现在所继承的伟大成就是如何开始的,由此回溯过去及其背后的思想。由于时代的原因,我们对于我们的过去只是持有零散的感知,只能像流浪者一样拾取思想的片段。

第一章

丨 概 述 丨

人类以前住在洞穴里 ,这是个常识 ,大约是在 11000 年或更早些时候的近东。

洞穴适应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所知 ,当时的人们以狩猎为生。在洞穴中他们很安全。人们在洞口生火 ,这样既能取暖又能在他们烤肉时防范动物。这是种简单的生活 ,是所有人类的基本生活。

一直困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是 :是什么促使人类离开洞穴这个自然的“子宫” ,开始了新的、漫长的发展历程? 尽管人们提出了多种理论 ,但并无确切的证据 ,我们基本上只能依靠想象。气候或许是个原因 ,当冰川撤回到北方时 ,气候变得温暖潮湿 ,植物生长 ,阳光让人们走出洞门 ,正如它催发了花开。同时 ,冰河消融让其他地区的肥沃土壤得以显露 ,大批畜群也随之而去 ,离开了人类居住的平原——这意味着狩猎不再是可靠的食物来源。

另一方面 ,农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但从狩猎到农业、从洞穴到房屋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起初 ,人们追逐着动物 ,变得更加熟悉身边的这个世界。随后 ,狩猎变得越来越困难(例如 ,猛犸象和驯鹿相继灭绝) ,人们似乎对土地上的自然资源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如同生活中的大多数发现一样 ,可能是妇女首先想到耕种 ,当男人们外出狩猎、捕鱼时 ,妇女们则有时间来收集种子 ,并加以播种。因此 ,一般认为 ,一开始暂时的定居地基本上建在临近河流、溪流和森林的地方 ,而人们在冬天还是回到洞穴里。当人们发现谷物和其他植物在春天又生长出来 ,而且在人

们的持续照料下会被培育得更好时,这种仪式就最终结束了。不久,人们注意到了某些动物能用饲料加以驯化,能被训练和利用,人们开始研究它们的习性。于是,这些动物成为家禽家畜,农业定居地就这样诞生了。时间大约是在1万年前。

定居地意味着房屋。洞穴就这样荒废了,被大量地遗弃。房屋是一种创造物,一种新的东西,一种独立于洞穴观念的庇护所。这种将岩石中的一个洞的本质加以提炼,并用一种孤立的人为结构加以复制的能力是令人惊奇的。但人类只能这么做,因为洞穴是唯一的参照物。他们要做的是观察形成空间的最小结构,并将之转化为不同的元素。这就有可能解释房屋如何从而且总是从自然形式中找到灵感。这些形式的建构来源于土地上的各种原料,如泥土和芦苇。房屋造型的灵感也来自洞穴。洞穴的基本形状大体上是半圆的,于是房屋就设计成圆形的。

永久定居地的第一证据(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前7000年)显示出房屋频繁重建的迹象。从这点可推断出,房屋只是偶尔去住,这些居民一部分仍然是洞穴居住者。要永远放弃过去一直使用的模式和法则而采用新的规则需要很大的信心。的确,这些新规则被混合农业带来的诸多可能性所激发,但要冒险使用一种完全未经尝试的东西更需要勇气和信心。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最初的居民并不考虑其房屋的坚固性。例如,在沙尼达尔的扎维舍尼(Zawi Cheni in Shanidar,在土耳其和伊朗边界的扎格罗斯山脉的丘陵地带)村落中(大约公元前9000年),那些房子有着椭圆形或圆形的基石(包括壁炉),由一些编制物、芦苇和席子构成的不牢固的上部结构支撑着。但这些村落似乎只能维持半年,附近就是沙尼达尔的洞穴,它在冬季数月中成为更好的庇护所。在约旦的艾南(Eynan)有另一个定居地,那里有三个连续的永久村落,每个都包括50所房屋。所有的房屋都是圆形的,直径超过7米,围绕着一个中心区域排列,中心区域有为数不少的涂以灰泥的钟形深坑(或许是储藏食物之用)。扎维舍尼的房子极少体现出房屋的本质因素——包括栖身、烹饪以及取暖——但这些

房屋的结构细节是值得注意的。有一堵奇怪的石制的墙,在地基之上1米左右,这为芦苇制的圆锥形屋顶提供了一个坚固的结构。有趣的是,就建筑而言,这种设计生动地建构了一个三维空间。因此很明显,当这些建筑师们仍然保持着“群居”的思维方式时,一个重要的阶段已经来临:一种实实在在的外部结构构筑起了一个私密的空间。这是迈向文明社会的一大步,可能人们不能马上意识到。在洞穴中,人们仿佛是住在宿舍或廉价客栈。突然间,家庭开始独立出来。这种变化一方面与房屋结构相关,另一方面则跟私人财产有关。房屋的结构本可以建得大一点,当然小结构的房屋更容易建造。于是,人们从洞穴中搬出来,为他们的家庭成员获得一个私人空间。这是一种人的(实际上也是动物的)本能。这种倾向于更具组织化的生活的发展同样表明了人类对秩序的需求。但还有一点,即对财产的欲求。这种强烈的个体认同感源于人和他所占有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男人会看护他的锤子,因为锤子对他来说有用;而女人则会看好她的首饰,因为这将提升她的社会地位或使她看上去更迷人。在这些环境中,人们享受着财产权,并设法将其扩大。房屋就是这样的一种财产,它支配着人群(家庭)的生活,并给他们提供庇护之所。这样,房屋成为了居住者群体的一种延伸物。

让我们看一些例子。假如,纳图夫文化(Natufian culture,此名来自生活在洞穴中的这些人的文明)的发展,不是发生在洞穴中,而是在约旦山谷。在耶利哥(Jericho),诞生了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圣地,围绕它也建立了一些居住地,形成了一个约4米高(13英尺)的大土墩(tell,这是一个重要的点,近东村落的名字经常是这个单词的合成词)。这点很重要,因为一个村落座落在一个能够确证其个体身份的地方,而不是地面上的任何地方。这引发出另一个进步:房屋替代了洞穴,土墩代替了山峰(包含了洞穴)。因此洞穴就必须有早期房屋所缺乏的框架结构。当人类意识到一种“地点”感后,房屋不再是作为一个整体连成一片。相反,每所房屋都着眼于小群体或家庭(正如很多现代的郊区那样),不再是笼统地面对一

个社区。于是土墩就恢复了搬离洞穴时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有关耶利哥首个定居地的信息是模糊的,研究者并未发现清晰的房屋设计,而墙是由一大堆黏土制成。但在随后的 1000 年间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发展:定居地演变成了城镇,占地面积有数公顷之大(10 英亩)。公元前 8000 年,泥土烧制的砖块开始被使用。它们形状奇异,一边弯曲,而其他各边则都是直的,后来建筑上的圆形砖块就是演化自这一形式。房屋建在石制的地基上,这使房屋的坚固耐久性被发展起来。事实上,这一现象又迅速地发展为相当程度的精巧。房屋都有入口,入口处有木制柱子。地板则低陷于地面,从入口处拾阶而下,通常通向一个直径 5 米(16.5 英尺)的单独房间。偶尔,房屋也会更大些,包括三个房间,这表明了精英阶层的出现——这是另一种在身份和组织方面的进步。这些房间有圆锥形的屋顶(依然是原始的,由编制物和涂层构成),墙和地板覆盖着泥灰。这样,尽管整体外观还是粗糙的,但结构坚固了。私人财产的观念也更加坚固了。

这一时期建造在土墩上的耶利哥房屋就像土墩一样是圆形的,圆形屋顶加强了这种建筑性。通过在地上挖洞建造,房屋保护了人类,这种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同样强调了地点感和财产感。类似的定居地开始在巴勒斯坦各地出现——在迦密山的瓦迪法拉赫(Wadi Fallah,位于纳哈勒奥伦[Nahal Oren])、靠近杰拉什的阿布素旺(Abu Suwan)以及临近佩特拉(耶利哥往南 320 公里[199 英里]处的一个村落,有 0.8 公顷[4.9 英亩])的贝达(Beidha)等。这些是发生在公元前 7000 年左右的事情,而此时可能有一种矩形的设计开始首先在此地出现。房屋大体上是四边笔直的,而拐角是圆形的,但它们依然有一部分在地下。因此,虽然洞穴的形式——半圆形——在某种程度上被放弃了,但在三维的深度维度上仍然沿用了洞穴的特征。这要求一种更明确的空间意识。人们也开始探索其他的材料和颜色,开始对好的结构和外观产生兴趣。建筑的下部被悉心地铺上石头地层,墙和地板用石灰磨光,而不再用泥,甚至被涂上乳白、浅

黄、棕色或者红色等颜色。最后,每所房屋都独立而成,带有厨房和储藏室。因此每所房屋在一个大的社会中变得更重要和自足。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通过其复杂性体现出房屋的重要性。

当然,矩形设计的出现是相当重要的,它贯穿了房屋的整个发展史。突破曲线形和圆形的成规标志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意识的开始,这关系到简化的建筑方法。这意味着工作可以被分派了。这是一种进步——有着广阔前景的进步。这也是一个突破,从此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形式基于砖块的形状。墙被分解开来,形成分离的部分,然后组合成不同形式的整体。这一发展伴随着对墙体及其功用的更广泛的理解,同时也意味着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交流想法,更高质量的建筑成为可能。随着视野的扩大,更具雄心的创造物产生了。人们获得了更广泛和更多样的经验(无论是规模、形状还是结构)。回溯历史我们知道,人类正是通过个人研究和实践尝试来获得经验和知识的。在建造贝达时,新移民从北方而来,散布在约旦山谷,也随之带来了地面涂以灰泥的矩形房间建造传统(可以追溯到叙利亚北部的拉斯·沙姆拉[Ras Shamra],它的北面则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在南迁的过程中,一种矩形房屋的有趣变体出现了。曾经如房间那样连在一起的矩形房屋——如公元前7000年哈吉拉尔(Hacilar)和卡塔许于克(Catal Huyuk)的新石器时代定居地那样——的分离意味着个体房屋的成型。

同时在耶利哥,砖块的成分已经确定下来并得到了改进。它是雪茄形的,也用到了灰泥,一排排的指状物压在砖块的上表面以帮助加固。另一些有趣的观念也同时出现了。除了经常采用的石制基地外,地板和墙面也被细心地涂以石灰,磨光的石灰经常被涂成红色,大约有1米高(39英寸),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护壁。人们认为这一水平面上曾经画有图画,但也有可能其上部是乳白色的,使房间更显明亮。但护壁的颜色本身就很有趣——红色更可能代表红泥,用这种象征性、绘画性的形式来纪念曾经沉入地下的房屋传统。这些古老建筑方法给建筑本身的内部体验提供

了灵感源泉。有些地板是粉色、乳白色或白色的,但绝大多数都涂成类似护壁的红色,看上去像盘子。这同样让人想起凹陷的地板,以及对土地的极度需要。人们与土地之间如此强烈的密切感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从某方面来看,土地是他们唯一的财产。土地提供了建筑材料和农作物,即庇护所和食物,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对土地怀有敬意了。这一点在建筑和装饰中都得到了反映。也许洞穴中的人们出于同样的理由才在绘画中表现动物形象——动物是食物和衣服的来源,而用它们的毛皮制造帐篷则是另一种制造简单庇护所的方法。

这种日益增长的利用结构和空间的意识在细节上体现出来。例如壁炉——一种沉在地板下的整洁的、矩形的盆,由石灰黏合。房屋入口非常宽敞,而且通常是两层的,入口周围则是门柱。院子里也有灶和壁炉。人们认为,在群居地中央发现的大面积区域实际上就是庭院,尽管它上面覆盖着至今在热带国家仍被普遍沿用的同种轻型结构。这当然也广泛用在古埃及王宫中,那里的街道则通常是集市。但庭院本身就是一种发明。它在社会层面提供了一种新的设计元素,将公众的交流方式和私人居所加以融合。它也是一种目前仍在使用的建筑语言发展的标志,变成了建筑形式最普通的元素。全世界皆是如此,而且——因为它在强化对社区身份和社区私密性的认同方面是如此地令人满意,以至于成为将城镇分解为琐碎、复杂而自足的人群的方法——它是不可能被放弃的。直至今天,在公元前 7000 年的约旦山谷中就已经体现出的与地面紧密联系的原始欲求仍未完全消失,中国很多省份的地下城镇让人回想起上文提及的房屋入口(如在安纳托利亚)和作为交流方式的庭院(如在耶利哥)。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扎格罗斯山脉中的定居地则发展缓慢。杰尔莫的夸尔(Qual 'at Jarmo,约公元前 6750 年)方圆 1.2—1.6 公顷(7.5—9.8 英亩)。这是个小型定居地,大约有 20—25 所房屋。人们仍然不知使用砖块,但后期出现了石制基地。它们现在仍然是矩形的,也许受到山谷民居的影响。这意味着,当人们注意到不熟悉的矩形时,他们并未理解如

何建造,于是就用泥来炮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放弃了最初使用的以支撑轻巧屋顶的石制基地,直到他们意识到石制基地的价值后才将其恢复。同时,他们发展了细节——精巧的涂以灰泥并铺上草席的地面,涂着灰泥的墙面和壁炉,这些细节是从新风格中借鉴而来的。随后,产生了灶台和烟囱。设计变得更为复杂了:出现了多个房间,以替代最初的简单空间,屋顶用泥制成,并用芦苇加固。于是,一些更为先进的房屋形状和细节得以传播。在传播过程中,支配着设计原型的原则被忽略了,这遵从了一种新风格将影响扩展到其他地方的普遍模式。因为人们最先注意到的并不是建筑的结构——也就是说,一个特定时期的建筑是如何发挥功用的——而是可以很快理解、把握的建筑外观。只有在与其他地方的另一种风格互相融合之后,产生这些细节的风格的影響力才慢慢被理解,并最终完全吸收这一风格的整体结构。这一过程的明显例子是在16世纪初,文艺复兴风格从意大利北部渗透到法国建筑中。这一风格的那些时髦的表面特征——那些卷形饰物、天花板、窗帘以及奢侈的细节——首先装饰了城堡的墙面和地面。但法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古典原则,并将其吸收到法国人的建筑结构体系中。

现在让我们把目标转移到塞浦路斯,在那里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圆形房屋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被称为基罗基蒂亚(Khirokitia)的定居地,有数千所民居遍布了整座小山(尽管现在只发现了48所)。定居地的设计开始于一个非凡的、巨大的发现——铺砌的道路。它从村落中间穿过,越过小山,直到河的另一边。基罗基蒂亚在当时是最大的定居地,很明显是由于其规模巨大而产生了道路,并由常识选择了位置:例如,一个居民也许可以从山顶同时看到河和他的房子——这让他知道他所在的位置。而且,道路是铺砌而成,这一合理的建筑形式强调了其作为交流纽带的重要性。尽管还有院子,但因为这些道路是公共道路,所以可被视为给城镇设定中心的一种发展,它同样也是人们相互联系的象征。

这种山顶上有道路、道路下面是房屋的安排似乎是兼顾机能性和功

能性的。而院子(尤其是大院子)通过走廊与道路相连,仿佛是小家庭对外连接的生命线。一些走廊通向院子,也像道路一样经过铺砌,形成了一种建筑的连贯性。但在此,一种自然的保护性渴求足显见的,一个人可以离开公共道路,通过隧道一直来到他的朋友们中间。这显然跟动物的生活相似,其他方面也被保留至今。例如公共养老院的典型设计,显然是为了保护老年人而设计的。

基罗基蒂亚的房子与城镇设计一样具有革命性,它们是圆形的,但房间(厨房、工作室和储藏室)则以独立的形式围绕在卧室和客厅周围。所以这些房间都建造坚固,通常还用当地的石灰石造了双重墙面。这些房屋的上部是以石头、砖块和轻型材料制造的圆屋顶。尽管它们让我们回想起扎格罗斯山脚下的那些扎维舍尼房子的泥制护壁和圆锥形芦苇屋顶,但实际上基罗基蒂亚房子的进步之处在于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从原始走向更复杂的形式。另一类型的圆屋顶是芦苇制成的,但绝大多数都掺杂砖块和石头。房屋入口有高高的门槛以防雨水和泥土,由几级台阶通向内部。更大一些的房屋的内部同样有趣,两个石制柱子支撑着楼上,由梯子上去,这也许是卧睡平台。还有一些设计跟贝达工坊的设计相似,用于压磨谷物等。但卧睡平台、凹陷的壁炉以及储藏食物的坑在基罗基蒂亚是很常见的。正是这些支撑平台的石头和双层墙面隔离了储藏室、活动中心以及窗户,这让我们很吃惊(我们是带着实用的头脑学习那些人建造的结构)。但令人吃惊的细节并不是很多,相反,这些人的能力在于他们清楚地理解了生活的不同空间,使得彼此都很自由,其意义正如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扎维舍尼人将房屋从洞穴中分离出来。于是,卧室搬到了楼上,而脏乱的厨房和其他工坊则被挪到屋外。这一文明突然而又神秘地开始,突然而又神秘地结束了,人消失了,城镇也被废弃了。这一文明的发展就目前所知只存在于北部海湾的特鲁利(Troulli)。在那里,基罗基蒂亚的精致以其最初的水平重现。但可疑的一点是——再想想那些奇怪的形状、石头圆屋顶和紧密相连的家庭建筑群——基罗基蒂亚的影响比